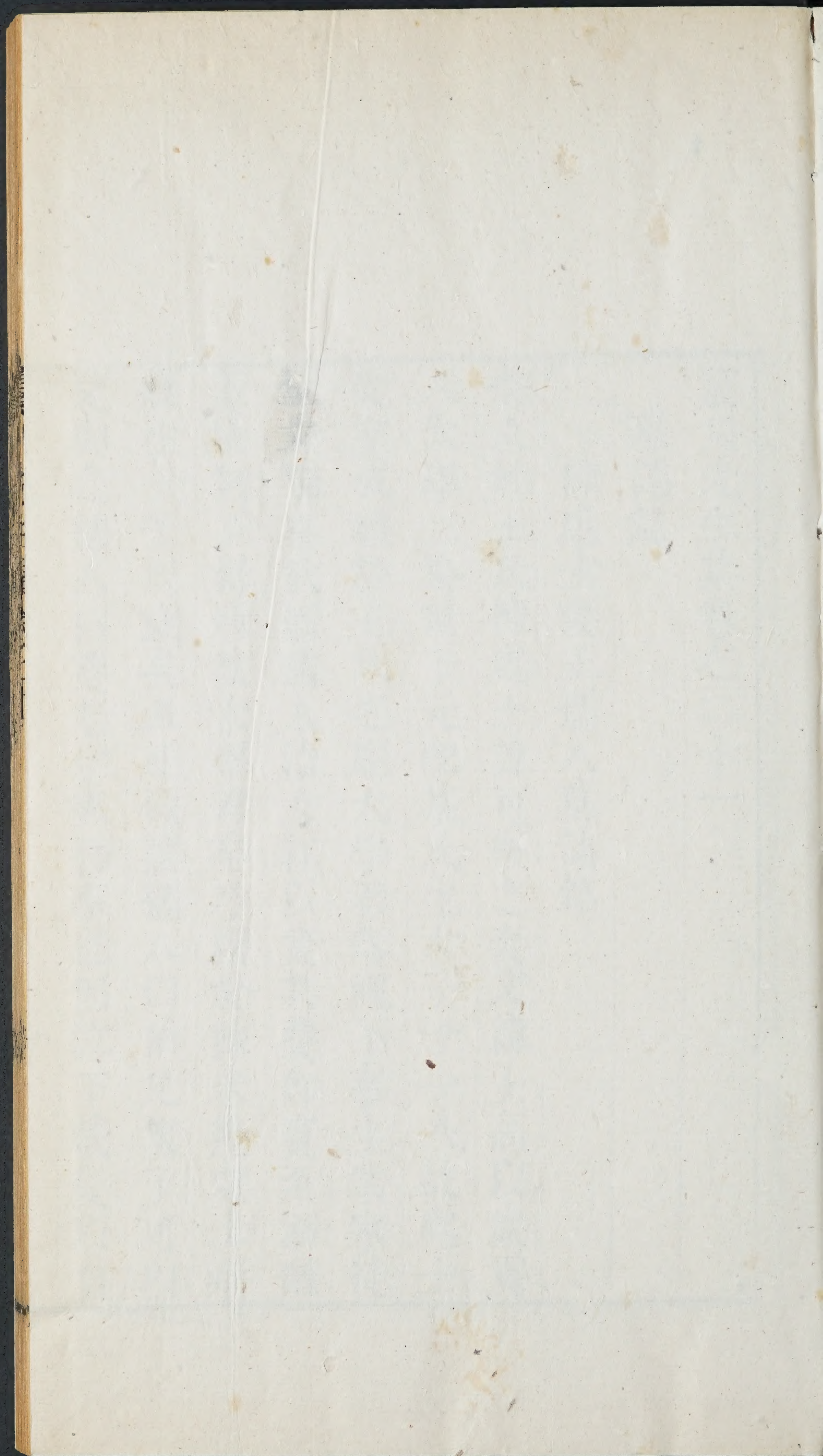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陳處士諱可樂之妻父諱士高以歲貢入太學三娶無子元配某氏生女子子一人故處士受室成禮於王氏之廟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家徒壁立獨喜飲酒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卽賓至酒醴羞膳無不得所欲太學君卒乃歸於陳未幾處士病瘵生一子周歲矣且死顧謂孺人曰伯兄無子可以兒與之孺人曰養老字孤吾事也因泣下截髮以自

誓時庚午之歲大祲道殣相望孺人抱一歲兒哭其夫且汲飪以承迎二親甚艱難也卒以孝養終二親之世而喪葬之命其子事其兄公如夫之教内外相依倚爲命以迄於有成居無一畝之宫在闤闠中人罕見其面尼媼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唄尤數從寡婦人遊孺人一切謝絶之晚年目蝸晥朦朦然甚不自得醫至却之曰吾手不能與人診視也葢年二十四而喪處士六十有二而卒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於是發居幾四十年矣初處士之曾祖諱翊中乙榜進士授膠州學正歷應山王府教

授嘗爲會試同考官崑山之士以易學登第自應山
君始家世讀書淸貧節行可慕尚也孺人子一人唐
縣學生孫二人王道縣學生次王政葬以嘉靖二十
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馬涇隨字圩之新塋其辭
曰
兩儀奠位自初有民陰陽會合男女貞行聖人因之
秩爲典常法則天地垂象咸恆王道陵遲關雎刺興
鄭衛靡靡禮俗以傾會齊於禚天宇晦暝孰知千載
是心猶明懿矣淑婉居然性靈爭芬沬谷競節高冥
有赫管彤於昭汗青子政作傳元凱翼經無微不顯

靡幽不呈鐫辭於石以紹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某之曾孫處士諱某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君爲治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遊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爲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歲之冬卽往收穫苦寒迨春而面嘗皸瘃凡賓祭

補紉饎爨一任其勞苦時節縮而用其仂纖麗之服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爲宴會者曰飲酒非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年貲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爲州縣官不日有祿養而教育其子爲進士業亦旣有成矣一旦搆危疾自知其不起爲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言始爲婦以至于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溺焉因唏噓不自已家人庋爲櫬須若干直孺人聞之卽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

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名後世夫豈爲區區之名卽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沒者予讀谷風之詩葢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爲其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至於旨畜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言之亹亹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爲人婦者之心也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艮謨長洲縣學生艮策尚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葬在武邱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郭世巨族居差方里大臚貤封亦以貴起來嬪陳宗

實相厥美致其畜藏勤悲自喜悲彼褕衣不能爲婢
一世之志迫于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又明年舉進士官鄱陽孺人尚在殯尋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治葬事以孺人祔於崑山縣橫塘祖塋之次寔三十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堯俞從予遊每念其母輒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世恆以是爲幸不幸相與爲悲喜亦夫人之情哉沈

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趾美前武三爲二千石而孺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黃門並貴顯矣孺人托於兩家得子善以爲之壻孰不爲喜然孺人未及笄屬結事捐館舍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爲諸生悒悒不得意孺人與共勞苦有雞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太學遂魁畿甸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第孺人幾及見之而先以死盍富貴壽夭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此其所以可悲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爲給事製小冠給事喜爲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教訓孺人輒能

記其後每稱以夥其子爲人凝重在父母側不問不
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中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文字
學業相過從即喜具食飲令盡懽苟非其人雖杯茗
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輒紡績與共燈火用勸率
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
行嘗謂中憲有賢孫婦即汝面汝目在吾眼前矣其
賢如此葢子善宦學之助爲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
給事中中憲諱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紹慶
今爲鄱陽縣知縣孺人生于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
得年四十男子子二人堯俞堯典女子子二人壻王

炳衡王伯稠後出女子子一人妾出男子子二人堯欽堯文昔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增欷嗚咽流涕不能自止予銘孺人葢有傷心者銘曰

嗟夫人之婉好宜其壽考胡遽以殀其行獨而不祿嗟夫造物者區區以此爲佹夫孰能知其由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予少善潘士英子實子實自嘉定來崑山居馬鞍山岩石之間予亦時過子實因獲拜潘府君氣貌方壯盛也喜飲酒不屑事生產而沈孺人者淸浦大族淸浦在縣東南海上黃浦之東葢俗謂之江東沈氏云

孺人去膏澤攻勤苦以佐其家又以其餘力爲高樓
夏屋以居而子實得自恣游學嘉靖某年月日潘府
君卒其明年十二月葬于脚䃁涇之原予嘗誌其墓
府君亡而孺人持門戶如其存時子實益復聚縣中
俊彥日與講肄其縣人往往取科名貴顯于朝或不
幸困踣于時亦以道義爲鄉人所重皆子實之與也
人以是愈稱孺人之賢而幼子士賢亦力學爲諸生
會倭奴犯境子實家近海最先被兵遂奉孺人避居
予安亭舍中予家人皆得挹其慈範明年寇益深子
實去之澱山湖中孺人命舟益遠去之檇李入其郛

中澱山湖王氏予姻家也是時從孺人行者皆獲免不從孺人留者皆被害其倉卒明智如此兵後家悉燬子實稍卜新居始以不能具菽水養爲憂于是計偕留京師選授處之龍泉博士龍泉山縣學宮皆傾圮因留妻子侍養先之官除舘舍欲迎孺人而孺人竟病卒葢子實非苟仕者千里就微祿以爲親也而竟不能致居官一日之養豈不傷哉雖然使子實早取科名亦不肯趨時以爲大官雖爲大官亦必不藉此以爲親榮則今子實之所以事孺人者葢無憾也予銘府君至是二十年乃銘孺人而予與子實亦已

老矣其又不能無感矣夫其辭曰

沈氏江東世名族黃門柱後兩賢擢孺人父肆王父

轃世稱孝子善慶渥府君諱乾用中字士英士賢二

子續女適金詡徐應元張來之配先母覆孫男女七

曾孫二允嗣蟄蟄繁祉福已未臘月日初五七十有

六齡非促微文志墓襲前詞明歲除日祔夫麓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震澤東出爲淞江遶吳之境而南故吳地多以江名

子嘉世居江南唐氏居江北皆崑山之鄙也相去二

十里故孺人歸于子嘉時參知公已登進士子嘉以

兄故諸生時爲廉吏祿養不贍賴國家恩澤得以安其閭里無呼召之擾視先世雖以貲高里中而數苦徭賦今可以無事遂與孺人耕田常數百畝孺人日饁百餘人歲時伏臘賓親之費不使子嘉有言而悉自辦治而事二大人極孝養參知公宦游數千里外有令兄弟又有賢婦得以無顧念孺人產子舅中憲公已病亟聞之亦喜初晏恭人卒孺人哭之哀又哭中憲公而病尋卒子嘉痛之十七年而不葬曰不敢薄吾妻也又曰始吾爲生之難今稍裕而吾妻不及矣于是以某年月日葬于千墩浦奈字圩之新阡子

嘉名大賓男子子一人之榮女子子三人適某某某又男子子四人女一人繼趙出孫男子一人余與徐韶仲皆子嘉之姑之子故請韶仲爲狀而余爲銘子嘉謂皆外兄弟可信其賢不誣也銘曰

孰爲之昉不旣其養自我爲土或居其上其命也夫今見子之長黍稷禋祀其永享之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方範循道之母張孺人卒將葬乞銘于予其狀云張氏世居崑山之水墟村曾大父諱奎大父諱佩父諱錦母潘氏父少習舉子業長爲郡從事不久

棄去所生女子五人皆聰明頴慧而吾母尤凝重貞淑頗習小學列女傳能了大義嘉靖初吾父以御史議大禮不合歸久之先妣封孺人范氏卒遂以禮聘焉先是范孺人方正賢淑動協矩矱人以爲女丈夫吾母志操狷潔動止有則族黨內外咸謂有范孺人之風朞年生不肖先君乃悉以前所樹產歸伯兄而携吾母子搆別室以居吾母念先君所留鮮薄懼弗給也治生織悉僅僅取足而恆宿儲甘旨爲吾父徵姻合朋之需吾父得夷猶于江山綠野之間情閒意適者實吾母之助爲多不肖方向學吾父謂吾母曰

兒年少勿以他好奪志即遠大可期也庚戌之秋吾父奄忽見背吾母敬承父志咨于伯兄博訪名宿延之家塾饍餼幣饋遺必加豐腆早夜與有成立以慰先人于九原未踰年則訟役交侵吾母于是撫不肖泣曰汝父不欲以厚貽汝正爲今日而人情若此奈何所賴以自立者惟能讀父書耳即汝負先人之志吾亦何以生爲也遂相與大慟不肖因悚惕痛勵俛僂警家產蕩焚吾母復鬻簪珥爲延師費不足則又稍捐成業以資之葢自先君謝世今十五六年中經頓撼百出之苦惴惴焉不敢一日之寧惟是尊師敎子

則愈久而愈切時從伯兄課試有不愜輒令長跪提以大杖吾母既忿不肖駑鈍又重憐之即投杖號泣竟日每夜篝燈課讀而躬自碎纑雖隆冬沍寒戶外雨雪交作猶淒然相對不少假借歲甲子遘腹疾三年不能起丙寅疾益甚是冬值五袠之誕子姓姻戚衣冠萃止舉觴稱慶吾母爲力疾强起整衣登堂矣而委頓不能勝乃自嘆曰吾必死矣然自汝父見背遺汝中更多難吾撫之以至于今吾即死不愧汝父于地下矣越明年正月某日終得壽五十有一子男一即不肖範孫女一幼未字嗚呼他人之母母耳使

範無母其能一日自存也哉範今僅得成立能備一日之養而吾母已不能待矣此所以抱終天之恨也狀如是余交方氏三世矣侍御諱鳳與其兄奉常公諱鵬同舉進士有名時稱二方侍御性豪爽然于范孺人頗嚴憚之後與張孺人別居甚相愛舍其平生所爲業更自建立故循道稱其母之辛勤者如此其伯兄則長史築范孺人出也又所爲延塾師如吾友桐城趙中丞子舉秦進士光甫及海虞二陸皆相繼登科第而循道復中鄉舉將踵二父以起人稱孺人主中饋極奉師之禮故循道痛念其母異于他母良

然循道事孺人尤孝葬在縣治馬鞍山之陽故祖墓
而為別域實隆慶某年月日噫其可銘銘曰
懿矣慈母又有孝子卜從其先惟墨食遺後人祉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太學生陸子徵之妻武康令本枝之母
世為長洲人始尚醫張公與子徵父如隱公皆出贅
居祥符里以故張公以女子子徵子徵名煥與其弟
燦子潛兄弟皆有名吳中子潛進士高第入翰林為
給事中而子徵久不第子徵為人博雅善著書好遊
名山水意與所到獨自往來不執何家事家事一任

孺人孺人亦以爲治生纖嗇非丈夫所宜與知也至於教子孺人亦躬自督責以故子徵得以遊閒而諸子學皆有成子潛給事中言事被謫都勻而其孺人又病死毋胡夫人春秋高每念其仲子得罪　朝廷竄萬里外孺人獨共養時以温言慰解之胡夫人乃喜孺人初爲家甚纖及本枝中鄉舉仲季二子並遊太學乃喟然嘆曰三子俱長吾今可以無事事矣遂爲之析生獨居一室日唯焚香禮佛又好觀北史遺文隋朝故事諸稗官小說家數爲諸子言之本枝迎養之官孺人一日下堂蹪傷其左足而病病良瘉二

子迎歸爲壽尋以他病遂不起元年甲子之二月某日也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卽本枝次培枝翹枝皆太學生女一適刑部主事查懋光孫男四某某女四曾孫男女四陸氏自冢宰公最貴其族多著朝籍其後出子徵兄弟而本枝爲吏以循良稱其聞喪而還也吳與人惜之余與本枝同年又同官以是年之九月某日葬孺人於貞山故奉子徵之命來請銘銘曰

陸於長洲厥世遠矣冢卿之典綦貴而圯黄門績文爲時宗工太學博雅允宜其兄唯是名族宜有令母令母頎頎德音則有當其治生束之若急及有代人

脫焉如釋來遊武康象服裶裶觀子循政式遡其歸順化委蛇八十一終勒詞元石以詒無窮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曾祖璠祖錦父沂以貲雄海上孺人年十七歸沈君垣沈君自少不能治生遇有賦調輒轉徙避之孺人常椎髻单衣步從其夫至則與女奴共操作終不以父母家有所覬望沈君時大困意不能無懟孺人俛嘿而已母老且病兄鴻臚君梓在京師孺人日夕侍湯藥不去側母以是安之平生無疾病一日之後園右食指爲棘所傷血濡縷遂至大疾嘉

靖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也年五十有一殯殮不具湯臚君經紀其事葬之吳塘之源寔以其年十二月初八日子男二人大有大成女一人大有從予遊予素知孺人之愛其子每告歸必問所習大有對之辨析卽喜見于色吾妻沈之自出呼孺人爲嫂然年最少孺人嘗在他所未嘗相見先五月吾妻死孺人獨曰嗟乎賢者固不能久生於今世因流涕累日予屏居安亭江上十餘年矣自遭此痛回首平生惘惘無可向人道者或譏以私喪踰禮而不知實有身世無窮之悲聞孺人之言而爲之屢慟焉及是大有來請

銘思其言尤悲因序而銘之銘曰

嗟生之厚而數之蹇不忮不求君子之遷生有令辭

是以銘于兹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陸氏朱君良之妻封吉安府推官諱苓之子婦父諱桂母王氏伯父諱松母朱氏實吉安之女弟孺人少時伯父母無子養以爲已女欲爲朱氏重親遂聘朱君爲贅壻久之致其槀于陸氏之族曰蓄者曰女不可以爲嗣壻不可以爲烝嘗必欲爲後蓄也宜遂歸于朱氏吉安爲諸生布衣糲食屨以自給及

長子舉進士遻調吉安得推封及爲監察御史福建副使吉安始卒已又爲廣西廉使爲河南布政使而太夫人猶在堂孺人終始孝養雖其兄弟亦賴之年二十得寒疾自以終不能有子爲置他姬生三女子已又生三男子撫抱若一生平無紛華之好無夷鬼之惑於治生尤纖以此致饒給云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得年五十九男邦教娶歸氏予從女也邦禮娶徐氏邦治未聘女適縣學生周履冰楊承芳張復祖以卒之年十一月壬寅權厝于祖塋而以某年月日葬履冰述孺人狀甚備予爲採次其辭而

爲銘曰

三代詩書之所載女子之行非有怪特奇畸而在于仁孝勤儉而無忮忌之資雖今世固有之世人不察而不知有其知之視予銘詞

張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張氏故戸侯章君注之少室歸化令若虛宗實之母也章氏世海虞人若虛曾祖珪監察御史祖格大理寺卿御史四子皆登朝二季位至九列而大理最賢大理生注以貲爲某衞千戸始昆山之東鄙曰安亭有楊氏亦名族大理故與楊翁善遂以戸侯

贅于楊氏而楊女蚤亡楊翁曰女不幸吾不可以失章鍚遂爲章鍚娶洪氏女如其女戶侯以此卒居楊氏然無子以兄子棨爲後太孺人在諸姬中獨後生子卽若虛也已而戶侯與洪孺人皆亡太孺人抱其子日夜啼泣遂喪其明倚兄子爲後者而戶侯與兩娶皆葬安亭矣若虛旣舉于鄉太孺人撫几遶而行喜不自勝及爲歸化令不能之官其孫太學生衡已能自主其家太孺人遂與其孫歸海虞比若虛之喪自歸化還家人恐太孺人悲哀不以告竟太孺人死猶以爲尚在歸化也又三年太孺人以嘉靖甲子五

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太孺人十五而歸戶侯久未有娠他姬往往有娠不育太孺人又十五年年三十始生若虛他姬豐氏新寡其父母欲嫁之豐姬怒斷其髮哭曰奈何以女與人食其荼死又易之荼獨貴如此乎竟不能奪太孺人其後遂迎豐姬與共處兄子爲後者後倅永州先以單縣最當封永州請移封其本生若虛方貢在春官意望其兄而永州以若虛能自得之也及若虛久不第頗以爲慚已調歸化曰吾父母不得單縣封當得歸化封矣然竟不得云於是衛以隆慶元年三月初六日葬於虞山拂

水巖先塋之側若虛之葬在其北余與若虛同學又同舉若虛娶陸氏故王氏也與余妻爲姑姪故皆在安亭同居王氏者數年後離居矣不得視其母子喪以爲憾銘曰

命也爲娣又殁而瞭傳世紹業乃其功母之愛子望無窮石巉水落寒木叢猿哀虎嘯霜山空生兮不歸死來從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秦氏諱清父諱璿祖諱恭贈刑部員外郎其丈夫曰龔君河字順之順之父諱乾祖諱紘承事郎

曾祖諱理山東左布政使門人私諡爲淸惠先生者
也孺人初歸時舅祖方伯公已歿舅以編戶長鄉賦
正德庚午歲大侵縣官不爲蠲貸盡責之長賦舅罄
其產輸不足則盡室以逃孺人之旁舍追者至時方
有娠天大暑閉密室中幾暍死順之常夜雨雪中行
身被塗泥時就繫箠楚血漬衣孺人私取衣澣濯之
不使其舅姑知順之時時出外獨黽勉事其二親撫
教其兒孺人本儒家女其前世皆貴顯數更困阨能
怡然安之晝夜紡織不怠性端肅雖老見男子常蔽
茀伯兄元氏知縣雷修謹之士每敬歎之始龔氏自

宋殿中侍御史猗渡江南來遇異人得枯杏枝教以樹之復生則止居焉殿中君至崑山畯儀村殖其樹果復生居六世而杏已大數十圍矣稍遷至十里所曰青墩又五世而方伯始顯故縣中稱龔氏之族最久及順之之世而青墩之故居始失之乃遷徙無常處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乙巳孺人竟卒于學宮之寓舍年七十二子二人邦衡邦伯女二人嫁王仁高岱孫男二人女二人曾孫男一人邦衡即孺人避旁舍所妊者也少有雋材爲縣學生以春秋教授鄉里縣人尤以孺人之不逮于祿養爲恨時殯于學宮欲速

葬故以六月丁酉葬小虞浦之新塋銘曰
殿中南徙歷四百春畯儀之族始大青墩懿兹令母
來嬪自秦有喬者木百歲爲新生無處所歿有高墳
勤銘幽石以俟後人

季母陶碩人墓誌銘

季母姓陶氏崑山某里人年二十一歸于同縣季君
生子男三人鎬龍伯鉞女一人適杭成樂孫男四人
曾孫男女二人年七十一而卒母少孤鞠於其嫂事
嫂如母及在季氏撫其伯之孤如子家常乏以女工
佐其費至於充裕母勤悲不休龍伯讀書爲博士弟

子員諸公貴人愛其材爭折節與交龍伯亦數數造請或頗誚之然龍伯以爲士負意氣立崖岸不可於人非通世之資終直行其意不顧其遊諸公間禮數往來必與之稱門外常有長者車客從季氏飲者日十數人費皆取于母母終不厭龍伯以此益自喜龍伯工於應主司之文雖更試不第人不謂龍伯拙而謂其必自奮故龍伯不以自沮而母歲歲以望去年秋母病而龍伯婦支氏有娠術者曰子丑之月以喜衝病有瘳乎母聞之悅屈指顧支氏曰是已是已及支氏乳而得病甚母驚悸撫膺曰吾婦賢孝婦死吾

亦死頃之支氏卒母悲惋踰月亦卒噫可傷也已時
嘉靖十八年三月己亥遂以是年十一月庚申葬於
白馬涇之新阡龍伯請予銘銘曰
質之淑兮又修能也榮祿弗膺兮年不待也育子之
憫兮命奚在也銘以藏之永不壞也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太湖東北復溢爲諸湖以十數其東爲澱山湖最鉅
澱山湖東北折爲溪復小滙爲度城潭蓋湖水之觀
大矣水欲盡而復滙其境無窮而益勝此吾吳之所
以爲澤國而饒於水如是昔有隱德君子曰王復齋

先生與其子南陽先生居於潭上父子並磊落奇偉人予之曾大父城武公雅善復齋先生故至今子孫猶締婚媾之好予歲時一至其家多從中秋泛月湖中或憩潭旁篁篠間觀魚鳥之飛泳主人爲擷嘉樹之實采芳桂之英瀹茗清談指點山旁竹木之間二先生飲酒博弈之處因登忠孝之堂爲之慨然而歎息潭東北葢王氏之世墓墓之迤南則南陽先生葬於是三十年矣嘉靖二十有八年十月十三日其子有親始奉孫孺人祔焉先期來請銘而自爲狀曰先君諱懋德是爲南陽先生先母姓孫氏卽吾家庚城

之近地磧碶人也外祖諱奎外曾祖諱源先祖諱某是爲復齋先生舉進士試禮部未第而卒不及見吾先君之婚娶也祖母凌孺人躬自督課遣入縣學爲弟子員先母來未半載祖母即付以家事祖母性嚴厲鮮當其意先母能委曲將迎常得其懽心晚年遘疾宛轉牀第幾及三載先母親調藥食扶持起居終其身不倦中年得瘀疾爲先君置妾楊氏生一女愛之不異已出比先君病卒共處一室食則同几臥則同衾楊氏亦奉事惟謹如女之事母此人家之所難也自先君蚤世吾母在艱難疾病之中三十三年於

乎痛哉其狀云爾又曰先母八十吾兄弟爲壽辱吾子爲文序之吾子又誌吾從兄邦獻之墓知吾家者唯吾子且又能文茲不可以辭予乃銘曰

澱山之東度城之堧爰有王氏世居其間庭有古木堂有遺編磧礇之孫雲樹其連來嬪夫子亦婉其賢中途背捐疾疢纏綿獨閱春秋八十三年終從厥居何後何先白水瀰瀰綠草芊芊我著斯銘積德之阡家其大昌子孫其延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顧氏世爲崑山人高祖諱大本贈光祿大夫

柱國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
諱貝祖諱恂贈官皆同考諱鼎臣光祿大夫柱國少
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
文康孺人爲國子生朱君諱端禧字子求之妻子求
祖諱拭雲南道監察御史考諱綬贈禮部左侍郎正
德中文康公在翰林子求應例陞國子與孺人偕入
京居文康公館會有詔國子生年未二十者令家食
及年以來公意不忍子求行卜之留不吉卜行又不
吉公頗疑之竟遣行亡何子求卒于家初子求有一
男子子蚤殤至是獨有一女子子孺人撫孤事姑再

更三年喪哀禮具至已而女子子又亡子求同母弟諱隆禧禮部左侍郎贈其考者也先是以其仲子世揚爲孺人子女亡而世揚又穉乃携入京從文康公居時文康公已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公尤憐之曰吾女女而不婦益喜其嘗在側也公日向親用累遷遂入殿閣　上遣中使至家恩賜稠疊公拜受必呼夫人與女至觀視嗟歎益榮　天子之賜且以慰藉寡女云夫人凝重有德孺人絕類其母常代夫人居中饋家人罕見其言笑向夕屛居一室獨與所携兒對燈火黯然淚下竟文康公世凡八年公薨隨

喪還遂老于朱氏卒時年六十有七嘉靖四十年二月七日也子男卽世揚初禮侍有長子後亡以世揚少育于嫂不忍奪其母子之愛卒定爲其兄後男子孫一人鶴年女子孫三人以其年十有二月十七日祔子求之兆在縣城馬鞍山之陽襄拱字圩之先塋文康公及第三十年間家無死喪哭泣獨其女蚤寡福蓋未能全也余嘗論之以爲孺人當艶陽桃李之時獨秉霜雪之操不媿稱宰相家女云銘曰

夫旣弱喪又折其萌父耶母耶不救其傷其命也耶抱空依亡懷哺其嬰子耶孫耶世有宗祊其非命也

耶是爲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孺人姓周氏崑山人嫁同縣沈引仁爲妻生子男三人友恭孝引仁亡二十三年矣恭亦已早死孺人年六十有五生孫男女五人而後卒時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四日是月二十日葬蔣涇之原合引仁之兆引仁之祖爲王安道家壻安道者故縣中名醫也繇此沈氏世傳其術引仁少孤孺人已歸卽當家時引仁醫未知名甚貧窶內有以養其寡母而外不乏者孺人之力爲多其後引仁醫大行家稍裕矣而病渴日

食斗米肉十斤如是病者六年醫旣廢贈謝絕無所
得于是益困諸所須必于孺人晝夜勤瘁事引仁愈
譴引仁齒盡落不能食孺人嘗哺之即欲食婦人所
烹食者亦哺之無難色引仁卒竟撫二子至于有立
二子能養矣孺人猶自勞苦不遺餘力引仁先有所
貸負年久主者往往棄責或忘之孺人皆疏記次第
以償比死棺斂之屬悉手自整具二子至無事可以
盡其心惟悲哀而已初引仁與其兄不相能兄數苦
之嘗夜使酒登屋大噪盡去其瓦其嫂即來謝曰兄
狂乃爾今毀瓦吾爲葺之其嫂固賢婦人而孺人又

賢每事相爲和解故引仁兄弟卒大懽也嗚呼孺人之所能可謂人之所難者矣銘曰

嗟沈君藝惟醫有廢興命與時惟淑媛實相之閱百艱勤若斯爲女則視銘詩

唐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嘉定沈君煦之室唐孺人其先自晉陽徙上海四世至右副都御史瑜其季子鐙生三女而兩女皆歸沈氏其長歸監察御史灼君之從父兄而季卽孺人也君同產兄弟六人長兄刑科給事中炤致政家居奉母時節率兄弟諸婦進拜堂下孺人于其中

尤稱賢孝君卒業太學孺人從居金陵告歸久之君卒太夫人龔氏亦卒四月中再遭大故持喪有禮子兆方童幼保育勤至兆多疾每疾作孺人輒不食飲焚香膜拜以祈福祐敎令紹續前業復遣入太學倭奴涉內海孺人趣辦裝走入崑山不數日故居悉燬明年寇迫崑山遂避居金壇轉徙白下久之營卒爲亂都人恇擾還居崑山然卒不能至江東也竟死崑山寓舍云江東者在海上渡吳松江而東故土人以此爲稱有魚鹽蒲葦之利沈氏世居于此數百年巨室兵燹爲之一空孺人生貴爲父母鍾愛入沈氏又

富貴一旦失偶嫠居四十年老又遇寇白首流播可悲痛也然自寇至多見鹵掠孺人獨有先識故不及于難臨死勑侍婢出所御服珥分賜旁侍者爽然不亂以嘉靖四十二年某月日卒年七十有八子男兆也女六人孫男一人先是嘉靖某年月日權厝君于周溪孺人從父江西按察司副使錦爲銘于是兆作周溪塋啓攢與孺人合窆焉實嘉靖四十三年正月某日君家世行事具唐誌中銘曰

吁嗟沈君不永其齡孺人耄矣所悲者生孰是長違而同斯壙子則成矣有以見君人世哀榮奚之逝波

惟有懿行載斯不磨

毛孺人墓誌銘

余晚而知學里中有周孺亭先生積德累行余師也葢其道行于家矣于是將葬其配毛孺人而手述其狀示余請銘按孺人姓毛氏世居縣西南陳家墩曾祖諱昱祖諱忠父諱震字畏之舉辛未進士調新昌令到官未幾以疾引歸新昌有子而夭惟一女以許孺亭孺亭方齠齔往候焉新昌執其手而訓誨之無何竟卒孺亭父南京刑部侍郎諱廣時以御史言事再貶于沅孺亭從居深山中三年而後歸始葬新昌

而受室于毛氏之館孺人少從女師通古今大義性端重而慈孝事姑夏淑人甚有婦道處娣姒間油然無間言人以緩急告之雖空乏必得所欲新昌爲後之子于孺人爲從父弟待之有加嘗自悼終鮮兄弟雖有疎屬無所不厚父有遺妾適人而所適者亦死孺人還之孺亭以彼已自汙意不謂然而孺人曰是燕人也以吾父故南來忍使之流落失所乎卒養之終身至于家之罷老不事事而餼者常十數人人有牾逆怡然受之或與孺亭相顧咨嗟曰是安有此也終不復言孺亭舉進士試禮部不第還即相從觀書

問古義了不以得失動其心方少年卽爲買妾以廣繼嗣久之未效則增置者不一而拊之人人各得其所則又曰允嗣之續否天也君宜知保養壽命之原孺人先得末疾及是孺亨會葬他所還而病發已不能言遂以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丁亥卒年五十有三夏淑人泣曰前二日新婦閏釀熟呼婢扶侍以往首斟以奉我詎意其至此也又曰婦能順吾志吾老矣望其事我今治其後事痛何可忍孺亨不事生產孺人主調張弛惟宜至是殆不能以家忽見其手書女教諸篇因憶平日相警誡之語悲感益甚術者嘗謂

孺亭子于相法當損妻孺亭先聘魏恭簡公女意自謂當之矣而竟不能免也初爲毛氏置後而不振春秋祭祀主之孺人新昌有老母及嚴孺人與孺人所生母喪葬皆盡其誠焉嗣子一人曰邦楨以嘉靖四十二年九月甲申葬于先公之兆在縣北尉遲村孺亭公之仲子名士淹嗚呼有道者之言余何敢殺其辭銘曰

周召毛原世皆數千新昌之禋有女以傳而復不延厥德之周祿又不讐嗚呼生有賢哲以爲述其奚尤

魏孺人墓誌銘

太嘗卿夏公景始事成祖文皇帝歷官四朝知名海內公長子承事郎諱鉞鉞子諱景濂景濂子諱承恩後更諱槃字思紹孺人其配也姓魏氏考諱璧妣姓趙氏宋楚王元儼之後夏氏自太常公時富貴雄于吳中其後寖弱矣而孺人兄諱校是爲恭簡公官亦至太常卿爲當世大儒兄諱庠仕南京光祿典簿家富貴幾與往時夏氏埒孺人處內外兩家興廢之間閉門獨處寂如也晚年兄與父母兄嫂相繼淪亡日忽忽不樂遂得疾以逝是歲嘉靖某年月日年若干將葬予表弟夏煥來請銘初予之祖母爲夏公之孫

承事之女承事沒後外祖母張夫人依吾祖母以居喪殯皆在吾家祖母思紹之姑也故思紹與母許碩人尤往來親厚雖孺人亦數至吾家其後祖母謝世吾始娶于魏孺人吾妻之姑也不數年吾妻復夭歿自此吾與兩家漠然無所向同念吾祖母之亡忽踰三紀吾妻少矣先孺人而亡亦幾二十年今而哭孺人安得而不哀也孺人生子男一人曰煥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某年月日從其夫祔于崑山城之東原太常公之兆銘曰

女耶婦耶兩太常家居太常里從太常墓後千百年

其藏永固

葉母墓誌銘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然又不常留數往來江海間所至語合意即止數日飲酒高歌甚懽即又去江海間人皆以爲狂生然與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且葬來請銘悲不能自止予未爲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亦去三年不復見予念裕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則又請其母之銘悲泣如故葢江海間以爲狂生而不

知其於孝誠如此也洞庭人依山居僅僅吳之一鄉然好爲賈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至其於父母妻子之懽猶人也而裕母其所遭異是獨煢煢以終其身裕年逾四十尚未有室家凡生人之所宜有者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呪拜其祖之主而字之曰葉士貞何不以兒去母患之寄之外氏時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家在湖沙灣東西相望一里所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烟縷起裕思母黯然淚下裕每道此尤悲也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後娶沈氏生子一人予憐其意而爲之銘曰

五湖洞庭於是焉生於是焉死我爲是銘其尚何恨可慰幽靈銘辭崑山本顛倒失韻今從常熟本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吳曒後學王㮨汝訂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權厝誌　生誌　壙誌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誌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為號高祖諱艮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監察御史馬瑚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

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
稽勳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
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高
陵呂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同在郎署一日
會飲呂公擷梅花謂公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重
如此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爲得焉擢
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謁縣令跪獻茶瓜
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鷺楊梅樂
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
辛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再採

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
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
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蓋起於珠池也
蜑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頻罹饑荒
彫瘵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敕
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
爲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覆奏而二郡卒買珠以充
貢陶都御史諧議勦西山猺空其地塡以新民引韓
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言猺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
呑噬而土兵厭猺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

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㢘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遷江西左參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諭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　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在所公榜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歛戢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閩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寍壽寍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欻然無迹兵去復出公至譏得所匿盡捕之其冬

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刼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率閩人以爲囊橐賊以故縱公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俞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高御史刻深州縣官被按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公爲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閩戸讀書絕無他好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藩之命莫不歎息謂公不扳家勢以升也然以

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河櫂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强年解組優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爲不可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封恭人子男二允默允熹女一許聘李延寶孫男女四以歲之不利權厝于中憲公之域在縣北之巴城嘉靖三十九年

九月三日也銘曰

巴湖灝灝東奠高原蕭森古木哲人藏焉爰卜山龍穿中有戾聿來從之金井浮龕考事撰詞識其日月悲則有餘匪言能發竢于再卜惟龜墨食徵文列位昭垂穹石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伯妣徐孺人以嘉靖二十一年權厝於須浦之原曾大父城武府君墓域之外伯父曰有光汝爲之誌於是小子涕泣頓首曰纂述遺行子弟事也烏敢辭迺誌曰孺人姓徐氏祖明長壽縣敎諭父尚志母朱氏

孺人之歸於我也曾大父城武府君歿久矣而高大父承事府君尚在堂吾伯父為嫡長曾孫孺人為冢婦所事大人以十數循謹柔和婦道無曠內外莫得而議之是時遭世熙洽家門隆盛小大愉愉孺人新來為婦而伯父為縣學弟子有聲方淬勵進取孺人未嘗得一日樂也中更賦役苛擾門戶萎苶孺人長持勤儉遂以勞苦終其身所御衣少時所御者也所用器物少時所用者也亦不至於乏性尤靜默歲遣二子入學婦習女事獨居一室竟日不聞言笑若無人焉他婢妾有喧爭者亦無所訴愬也孺人母家與

吾家鄰比先是朱孺人無恙孺人諸姊妹時時過從會集諸母恒歎羨以爲難得孺人數有疾常臥數日輒起嘉靖十九年二月一日乃至於大疾年止六十於戲痛哉初先妣與孺人先後來歸先妣少孺人七年而先妣蚤棄有光遥遥三十年矣每見伯父母雙雙意慘然淚下以爲吾兄弟無此悲也今又復降割於吾兄弟欲見吾伯妣又不可得矣伯妣生子二人有嘉有慶女二人孫男女五人

鄭君漢卿壽藏銘

鄭君漢卿年五十九爲壽藏請予書其家世生年月

日而銘之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漢卿盛以今之五十九之是耶蜚廉爲紂石槨北方桓司馬爲石槨君子譏之趙大僕司空表聖之徒皆預爲壽藏後世以爲達若以爲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則二子亦取譏於世矣蓋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峴山而歎杜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竪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淵二子豈爲身後之名而登高顧盼周覽百世之後歎生人之速化其意遠矣予少聞長老言吾鄉先達之高致天下太平士大夫棄官家居以詩書文藝爲

樂吾外高祖太常夏公與漢卿之祖介菴先生生時皆有壽藏數十年來前輩風流邈不可復見也漢卿其有意慕其祖之爲者與漢卿名吉字漢卿又自號怡山其先汴人宋華原王居中之後南渡始家於崑山祖諱文康正統戊戌進士乞恩歸養遂不復仕鄉里高之所謂介菴者也父諱嵩成化戊子舉人遥授吉水縣丞漢卿生弘治辛亥某月某日娶某氏生女嫁顧光裕側室某氏生子某某予爲漢卿書如此蓋予知其意欲有所述而又不自言予亦莫得而論也鄭氏世傳帶下醫有神驗其家甚有方書漢卿尤能

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治狀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醫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爲區區一時之功吾何敢蘄爲後世之太倉公邪壽藏在圓明村某字圩之原爲三穴以十月日初度之辰封之窆嘉靖二十八年銘曰

天地擴擴日月循行星辰粲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目明則明孰謂之無目冥則冥以死爲尻以生爲脊猗與鄭君古之達識嘯歌高堂樂飲元室我爲銘文刻于貞石

南雲翁生壙誌

嗚呼國家以科舉之文取士士以科舉之文升于朝其爲人之賢不肖及其才與不才皆不係于此至于得失之數雖科舉之文亦不係其工與拙則司是者豈非命也夫南雲翁者少爲諸生有聲于黌校之間今老矣猶能誦其科舉之文時當正德之時與翁同較藝于文塲者往往至今官迨九列入爲三少以與翁較其工拙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使南雲當其時而得之其爲貴顯詎可涯量世孰得而輕之豈非命也夫南雲年甫弱冠御史與之廩食卽不得一第當循年資升國學高不失爲縣令府佐卑亦爲郡文

學而當時有司以小過例汰之萬里之塗出門而蹶余獨怪夫當時之不能愛惜人才而屑越如此也雖然與南雲同時而得者使其顯榮極于九列三少而果瘝曠于職苟冒于干祿以負天子之任使豈如南雲之脫然無所累也乎南雲家饒財自爲諸生頗自馳騁喜音樂歌舞其爲御史所汰以此南雲既棄科舉之學日從鄉先生長老爲社會性不能飲酒喜音樂歌舞益甚以此傾其貲顧猶忻忻愉愉無日不然蓋至是年七十有一矣豈非所謂達生之情者哉翁初與家君同學又與伯父同年生故常往來余家以

予之謭陋翁獨愛慕其辭以爲可傳求予誌其生壙者十有二年予未能應翁之命翁亦不怒而請之益勤謂予曰人死後而有誌是誌者生之所不能見也吾得予之誌是能見其死後願予之誌吾壙也翁爲人有風致可謂翛然于生死之際則予之所謂命者又不足爲翁道也翁姓龔名某字某南雲者其老而自號云是爲誌

姚生壙志

嘉靖十九年姚生子英自嘉定來崑山學于余友周士洵是時生年十七其秋試京闈不第後二年始復

學于予予一見其文歎曰未有如生知予之深者也生居安亭東庵病去不見者久之以其冬十月甲辰死嗚呼生未見予而知予予于生無數月之聚而戚戚然嘗念生此莫知其所以然者生之志與文宜不止此其天耶生有父母其祖尚生且老矣憐生依依旦暮望其有成生數之他郡試試未嘗不隨也故生死其父母尤悲將葬予無以寄其哀使生之友李汝節買石而書之納諸壙中

亡兒翿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為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

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戟二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曾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故名翽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爲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

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即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即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西尚未午飧使人視之則兒已白母爲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

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為之感泣余與妻兒市宅直已讐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咎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咎者聞兒死為之大哭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于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己酉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

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携笑言滿前歸來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令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携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即顰蹙甚苦蓋不聽兒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天之于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閾外而以

旅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烏之書俛瑣拘畏常以爲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鴟張神奸俶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橫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淸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黨俱而鷙盩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啞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煢煢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穉韓子所謂少而强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于世已矣

按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

殤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郎之戰汪踦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大法而已至于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眞死矣故字之曰子季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

之所謂合禮者也余于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壙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渇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

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爲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子出門二二尚躍入予懷中也旣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尚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旣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旣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

也已

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虚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煑葧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吳門後學嚴宗垂訂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二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予友方思曾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于其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其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昇其子昇俾勒之于石葢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于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

之爲而其所値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遠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旣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憾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輙返棹登金焦

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問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會往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塵龍啞羊之流即跪拜施舍冀得眞乘焉而人遂以思會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會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于今又安知其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儵然不與世競而

足以消其憤懣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于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䋎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

盧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奬之語思曾夌曉乘船來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予之深也思曾之瘗也陳吉甫旣爲銘予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歸氏世著於吳自唐天寶迄於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科名爲公卿侍從有至令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

之宋咸湻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脊涇
洪武初徙今附城須浦上六世之墳墓在焉叔度逃
難走夜郎卬筰間有神人來迎將之宜興徐文靖公
爲之作傳叔度再世爲我高祖諱璿承事郎生我曾
祖諱鳳城武縣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
祖諱緩季叔祖諱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更諱于
德字民從弘治間曾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皆亡府
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
父之功爲多其後吾歸氏之在海虞白茆者兄弟皆
修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室以行白茆瀕江海府君

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風落木慨然首邱之感然去歸市隱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過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乏跫然之音也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宗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皆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盎白茆諸父兄弟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尚焉然性曠達高簡獨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顯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爲家而少有異禀讀書過目輒成誦能白寫經義百篇人見其無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

府君嘗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隳其計中遂以府君爲次還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疾腹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紱之女山東左布政使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計偕北上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觀都邑之盛宫闕官署街術至今歷歷記之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典數事及備禦外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且將一望闕廷而竟不得往命也夫府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修武縣知縣謙之孫卒於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年六十

有二生男四人有恒有倫有守有徵章氏生女一人
章氏出漢陽太守賢孫男四人士宏士和士毅士達
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叔祖父母祔左先
妣先姑祔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爲新塋海虞萬歲
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來在他國者後
世爲祖謂之別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三世爵祿有
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
宗後明不絶也嗚呼宗門衰落念吾先世㵟宫室族
墳墓而聯兄弟吾叔父竟覊窮以死能不爲之悲慟
哉其塋也叔祖曇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生

上其行於有司友人陳敬純歛賻贈而弟學顏供塋事尤盡其力云（按章氏不言繼娶又不言側室疑脫漏刻及抄本皆然今姑闕）

通政使司右參議張公墓表

公姓張氏諱寰字允淸世爲蘇州崑山人曾祖諱用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稹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稹其長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太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號二張先生次种濮州判官始英宗皇帝臨軒策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太中名第二及入對策中順第

一天子使小黃門密至其邸識之以有目眚寘二甲
第一太中積官當入為都御史會李尚書秉為大理
寺卿王槩所排太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弟四
人惟伯與其季不為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季生
大理評事申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世故
為祁州滿任即致政詔嘉之增秩以歸蓋張氏子姓
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最有名而公父子
仍紹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辛巳進
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損戶徭拊循流亾州水陸
二驛併水驛須冰沍乃給陸以省其費修學舍揀生

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公就養
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餉儲徯候望公遂疏乞
改官調濮州濮於濟北境而僻公益蠲去繁苛出庫
錢以賑饑荒水齧州城公新築增羊馬城東郡有大
賊詔書名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囊橐逐捕斬之
巡撫都御史上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丁內艱
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墳闕之田豪民兼
併以虛租影射下戶公命魚鱗比次以絕其姦輯二
州志修衛公子路墓壁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尚
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寬法人以無寃居

頃之予告歸養奉直公春秋高愛公甚常同臥起頃刻不離年八十有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參議司事淸閒散衙後即從名流賦詩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品往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謾應之曰可葢素不樂公欲怏之也公遂自陳得致仕以強年坐廢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公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揮翰竟日不倦好遊名山初嘗從奉直公觀鴈蕩登天目父子相隨衣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渡浙江南抵武夷至

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黃山白嶽足跡幾遍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吳玹陸崑輩爲湖社孫太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尚書劉公麟也建安李尚書甞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牟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高風可想而翁獨與公善公晚入社而顧尚書諸名賢皆在公春秋如期至苕上社畢輙遊山然以其人夷曠多愛所至大吏迎將入比之鄭莊千里不齎糧自陽明歿後學者稍稍離散公甞登其門至是吉水鄒謙之餘姚錢德洪以師門高第會講懷玉之山公欣然赴之欲以明年爲太嶽之

遊而遘疾不起矣實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年七十有六子男四人恒慕恒純恒思恒學女二人孫男六人孫女四人公爲人篤于行誼事長姊終身孝敬不衰置義田以贍宗族少年有善推奬逾分以故多依歸之陳王事者分司濟寧詿誤繫獄公抗言使者竟白其寃楊太僕杖死朝堂召故人賓客爲棺斂所部三州經三十餘年其人猶不絕問遺其見愛如此人或當筵有所凌忤但坐睡少頃欠伸即命肩輿去終未嘗有所較也晚歲惟務遊覽在舟中之日爲多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仙之氣歿後郡

人有設香茗降仙者公憑乩自謂已得仙云余少辱公見愛俾與其長子有婚媾之約公自懷玉還郎見過復置酒相召欲以文字見屬而不竟所言但曰此兒子輩事也不幸公壽謝世於是諸子以嘉靖癸亥十月二十八日癸酉葬公于邑東南渒川鄉七保在字圩横塘先塋之次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何敢辭焉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無錫有隱君子曰王君以仁孝施於其家而訓廸其鄉之子弟二子相繼登進士初朝廷用伯子官推封

爲戸部某司主事及仲子之在駕部也詔又以其官
命之其於世俗榮顯矣而君且樂嘉遯遺利勢聞子
有美政善事貽書慰勞而終不喜以官封自矜炫以
爲居官者不得顧其家而居家者不知有其官其自
殊別如此伯子方侍養而仲子進官廣東以君春秋
高不忍踰嶺亦懇疏歸於是父子兄弟相聚益又承
懽顏者十餘年而君始卒年逾大耋見五世之孫羣
見環遶膝下怡怡愉愉獨得其天性之樂如君者吾
江南仕宦之家不多見也君諱澤字均霑高祖諱宏
居三登里以人材調補浙江都轉運鹽使司判官通

利鹽筴商人惠賴其卒也來共致金坐之曾祖諱椎

益祖諱經兄弟五人皆好任俠宣德中偶上林苑因

破耗其家父諱宗常課書自給而教子以經學君以

是明經為人師無錫黌舍之士半出其門而二子卒

以經學顯君為人至孝父性嗜甘日貯棗柿蜜餌餦

餭必愜其意一日行仆堦下傷其足病至危殆割股

療之母袁孺人喪明左右扶掖十餘年目忽自明人

謂孝誠之所感有賈人被掠盡亡其蓄行乞于市且

餓死君知其湖湘間人賈吳久矣意憐之厚資送得

生還其鄉其樂施予急人之難類如此日閱古書傳

方又數與黃冠遊多得禁方爲藥齊活貧人甚衆居家無燕嬉之容檢御精明不以老故自解嫚嘗服延壽丹形神充沃黑髮毿毿復生顱骨隆起作開作闔逾八十年侍姬復乳一男子一女子嘉靖三十七年秋遘疾食漸少氣微目炯炯不衰亟索枕中書又索阿羅漢傳欻然而逝人尤以爲異是歲八月十八日也年八十九配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濤之女封安人贈宜人先卒子男三人召戶部某司員外郎問廣東按察司僉事紉子怡女二人孫男二人金鑑鑑舉進士未廷試孫女四人曾元孫男女十六人以嘉靖

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葬馬鞍為先塋之傍予數過無錫行九龍山下思與其賢士大夫遊而道無由今僉憲見屬以墓上之石蓋余所夙仰其高風而不可即者因讀進士鑑所為狀於是乃知其子孫之能成名者以有君也遂撫其大畧書之於墓云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於上海縣之方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亨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仲禮生慶慶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銑坐法被繫京

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兄令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旣縶而銑歸紿其父母云鈍死已得赦歸鈍久縶而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寃爲餽食飲久之赦歸家人驚以爲鬼物母泣曰兒餓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納之銑倉皇從竇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璵璵爲建寍太守玉以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擾於民璵卒爲廉吏玉子究汀州通判究子兆元字德資卽君也君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爲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

固稱德貪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好自矜炫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討倦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會中使銜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應多逃亡君攝守能以權宜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寃君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証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婢即歸恐非

貞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眞
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爲人寛和至
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
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姝飲酒讙呼盛邪
有今日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爲訣男未成女未
嫁貧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姝者君從父在
汀州元姝同學相好時偕遊二老峯皮冠挾矢從僮
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
姝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
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爲戲君

既困於酒且爲水所漬竟以是病一日卧單傳官解見一女子徙倚几旁以爲其姊也呼之取茗恍惚不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君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瞿氏子男二人天民天獻女三人適太學生顧從德縣學生張時雍張秉初天民自傷少孤頗爲序述君遺事俾余書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於盃酒之間然所施設一二已無媿於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興其家不當其世而特鍾於其

子然猶使之困窮晻鬱以歿若是其理有不可知也然非其困窮晻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其後此其數詘伸消長之必然亦其理未嘗不可知也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君之子曰國當許君之世已舉于鄉爲進士第一是時國方計偕上春官君奄然以歿未幾其夫人汪孺人又繼之國既免喪遂上春官獲第選入翰林隆慶元年天子新卽位覃恩近侍國時爲檢討得以其官推封而汪夫人爲孺人嗚呼國亦既顯且貴矣君夫人竟不及見國之所以痛泣荷國厚恩而抱無窮之悲也許氏自唐睢陽太守之孫儒避朱梁之

亂以來江南故其子孫多在宣歙之間而君今爲歙人君諱鈇字德威曾祖仕聰祖克明父汝賢皆有潛德君蚤孤依于外家稍長挾其資從季父行賈有心計舉十數年籍如指掌季父所至好與其士大夫遊君悉爲存問酬報尺牘又善書江湖間推其文雅季父初無子以君同產弟鉦爲子其後有子曰金金幼而季父卒於客所君持其喪還葬金長盡歸其資或搆鉦云金非而繼父生也謀逐之金懼言于官鉦以不直憤欲於是君同產諸弟藉藉向金且魚肉之君曰鉦自無理耳欲非由金顧何罪爲涕泣勸解乃已

或又說金若父亡時資出兄手非有明也金疑父果有餘資君愈不自辨輒償之君既不勝金所求又餋諸寡母振人之乏遂至罄匱乃之吳中收責諸家又盡貧空手來歸入門意懽然晚以病居家猶與族人月會食訓束子弟焚香宴坐吟詠不輟嘉靖四十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孺人曾祖某祖某父憲孫人始髫與其姊奉觴爲壽父愛其綽約婉善歎曰吾安得此女爲吾男子子乎蓋汪處士自傷無子也君久客孺人事舅姑撫諸叔甚有恩禮國生巳七年君還始識其子遠或十數年不歸孺人日闗無儲胥大

雪擁敝絮臥乳兒獨又經紀母家養送其母黃媼人謂始處士歎不能生子然生女無媿其子也孺人能以巫下神往往聞神語嘗謂君曰兒當貴然吾與君不能待矣後竟如其言云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余讀王荆公所爲許氏世譜稱大理評事覯者有旁舍客死千里歸其骸骨而還其金翁雖於其家兄弟而其事略相類凡許氏再以陰德而再興天之報施于人如是其顯著耶抑伯夷之後其源遠流長後世忠孝之良不絕也天其遁與而未艾其不止於是耶國方爲太史有道而文與余遊使余表

其墓余少愛荆公文顧何敢厠於其譜之後然其詞核亦可以信許氏而示知者云

貞節婦季氏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內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獘然寡儷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姿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狥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

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廹於一旦必出於死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狥君者也以臣狥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黃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

子季氏爲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爲貞婦季孺人傳獨稱其所以能敎世卿者爲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葢季氏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氏之兆域也予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爲中道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後學無錫秦松齡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爲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三日刼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卒許之以爲常君謂　天子命吏爲賊刼質是孰爲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

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息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舁還至清浪衞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筸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君初至郡卽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縣至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梗諭祭于家賜葬融縣之高沙昌入嶺惟古之治馭蠻□得刺史太守勇畧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

敗未嘗不委以爲守者之罪也淸平去思僅一宿程
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
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其於
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城人
元時有爲融州路廵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
高祖子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
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
中考鏞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
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
潼川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爲政

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旱既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不得爲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猺賦剔姦蠹豪民爲之歛跡　皇太后梓宮祔　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

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徵江君旣更治民號爲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旣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帑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爲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刼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人吳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爲遠然龍城於今爲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絕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

類此者僅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歿請銘于余余不可辭而爲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于機如水治天失在漏卮兵吏墮武習爲謾欺皎皎李侯亶明其志奮不顧死以絕刼質　帝嘉精忠恩詔優至彼亦何人　天子之吏以身爲市生盜不媿彼亦何人邊圉所寄閫守之死曾不䩄䩄自古爲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永傳之融山蔣絕我實銘此有石㠓㠓其詞則㠓後千百年可配柳子

何氏先塋碑

南陵何進士烇晉孝子琦之後也其先塋在其縣之西山山亘數里羣峯環其外若屏大水縈其前若帶何氏世葬之烇五世祖諱海妣項氏曾伯祖諱銘妣孫氏曾祖諱鋭妣孫氏世以昭穆爲序而虛其高祖之位高祖萬戸府君諱應龍別葬界橋山祖諱旺別葬栢山嶺而祖妣章氏葬先塋之右數十步蓋葬三世而祖妣異其兆焉歷年圮廢烇以嘉靖乙巳加修而封樹之以書來請記於石予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後世始有墳矣古不修墓後世始有修墓者矣夫禮之微難言矣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

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然孝子之於其親無往而可以致死者故禮之微難言矣後之君子知隆於墓事者豈非古禮之變而近於人情者哉周禮冢人用爵等爲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使後世子孫之識之也凡何氏之葬者悉山澤之敦厖涫固以忠厚世其家而不顯於位故無行事可紀獨著其名諱死生以示其後之人云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崑本敘何氏先世之生卒年月及塋之歷官較詳而文辭不如今從常熟本崑本有銘辭仍存于後

大吉之姓歸有胡何厥原維一何於四宗特世多顯

封侯外戚汜鄉蜀郫愼濟陽宛族以運撥成陽陽夏穎昌遂之逾貴而溢繼東海郯盧江相望雅道郁郁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懿哉孝子實維昆季皆有名德戾於宣城厥縣陽谷子孫世茁迢迢千載奚前之遂而後之塞亹亹者墳山高水深厥藏孔謐想其生時黃髮兒齒熙然古質蘊積之久是生黃門逢時濬發松栢九九石虎馬羊青葱崛岉凡爾後世有孝有忠敬視斯述 按大吉字疑誤據羅泌路史歸有胡何四姓皆虞舜後此文連舉四姓必引用路史則當云大舜之後或有嬀之後何氏自前漢何武以司空封汜鄉侯蜀郫人後漢何進以外戚封愼侯進弟苗封濟陽侯皆宛人武爲新莽所殺進謀誅宦官不克而死漢亦隨以亡所謂族

以運撥也三國何夔仕魏封成陽亭侯晉何曾陽夏人以三公封潁昌侯陽夏之何至曾而顯故云潁昌遂之曾日食萬錢累世奢侈過度所謂逾貴而溢也何無忌東海郯人何充廬江灊人而宋何尚之及何點兄弟亦皆灊人所謂廬江相望雅道郁郁也何準之女為晉穆帝后而何充以尚書令輔幼主謚文穆所謂晉與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也何求求弟點允世稱何氏三高而點又有孝隱士之目所謂懿哉孝子實惟昆季皆有名德也宋神宗時何正臣以刑部侍郎知宣州宣城疑指此陽谷未詳并識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城南溢瀆之原公以成化十年薨於位朝廷勑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官租嘉靖十六年　天子奉册寶上　祖宗徽謚推恩海內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名臣本朝文武大臣勑

葬墳墓所在官爲修治置守塚復其人稅未除者除之時比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山獨否至是民葉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於縣知縣陳侯子佐移牒常熟取章卿事以上巡撫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吏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國家正統己巳之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有旋乾轉坤之力是時公在諫垣一二日間疏至七八上所以裨贊廟謨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矣其明年皇輿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爲河南之避在廷之臣無敢

爲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自□酋阿羅入黄河套中□種遂久居不去爲陝西邊患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間公奉命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遲蚤霜不可田請增戍守而已至　今上時言事者鋭意欲復河套旣而天子震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者卓見遠識不可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如吳中之于周文襄公而獨石宣府所築八城七百堡爲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淸明直亮埜重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　天子思股肱之臣湛恩沾

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祗
奉明詔修舉曠典汲汲於師旅饑饉日不暇給之時
其風誼尤可尚矣賢人君子之沒遠者數千年近者
數百年而光顯于世常如一日蓋賢者雖殁而後之
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
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墮也公五世孫鄉進士
恭煥掌荷　天子之恩感巡撫公之誼及縣侯之勤
其事因請書之于石以告于後人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安亭鎮在崑山東南偏鎮以北三區石田歲收於他

鄉最下往者周文襄公特爲優假規畫縣賦以歲布
寸之務紓其力民以樂業其後縣官𠞰去歲布歛以
常額會水利益廢不治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
無所洩屢經水旱百姓愁苦失業然有司習聞其貧
下凡議寛恤猶先三區云正德末吏於玆者頗爲急
政或告以海壖去治回遠界入四邑東驅則西走賦
不時輸非由田惡直負依抗吏治耳於是務窮難之
始有收解等役與他鄉比諸捕繫拷掠大戶瘐死者
數十人民逃亡無數田多荒萊矣自是十餘年來有
司日憂三區之賦稅不起太守以上悉知其弊而未

有以救也嘉靖乙未歲大旱野無青草官督賦如常民狼顧四走將空其地主簿揭侯言于太守文安王公縣令同安楊公爲借免約歲熟還之履畝量視諸不可墾者除其稅立圖頭法圖頭者先是爲粮長一人掌稅悉亡其家今則圖各一人事力省而易辨又檢故事免其收解示無所與會二公皆有勤民之心故侯言得施行民稍稍安業乃相與涕泣曰吾人自父子祖孫百年以來生聚於此幾不復以相保乃今得有其室家揭侯之賜也爲立石請紀侯之事嗟夫先王之道量地以生人必權其輕重而均一之若吾

縣之三區殆宜如鰥寡孤獨而先之彼暴横者獨何心耶揭侯之職卑矣朝有其心而夕劾焉且一時救敗之術僅僅止於力之所及而民之胥悅如是則夫瞋目以視謂吾民難治者亦未之思也已侯名夔江西南豐人元翰林學士文安公之族孫以太學生來調稱良主簿多可紀者

元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飾立功名于世以取富貴世莫不稱述之若是而以爲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苟其中有不然雖暴著于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葢昔孔子

之門其持己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閑其論可謂嚴矣
而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
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于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
友吳純甫嘗稱元朗之爲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
言元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于隱微幽獨之間而
不可誦言于人者此元朗之所以爲賢而人莫之知
也元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用
而自號元朗少有俊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
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宦達位
至大理寺丞元朗純甫屢困于鄉闈純甫晚乃得薦

其後一再試南宮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聲籍甚太末方思道爲崑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士而於元朗純甫深所推奬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園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元朗自放于酒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胡餅獨往來山中或時髽髻裸袒行于市遇不可意即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爲師元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瓶罌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元朗不屑意故爲妄言却之御史莫能致也元朗于書强記其後絕不覲而架

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寄與清遠如此元朗以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二有子一人曰大宗元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祖諱魯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元朗家墓也與時古栢甚奇當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有仕者獨元朗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于朱瀝原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爲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滸墅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

予葢又二十年始爲之書於墓上此純甫之意也嗚呼純甫其亦可謂深知元朗者矣

張季翁墓碣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饍羞百品味之物以爲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綠龍輴題湊之室以爲無加焉然猶有斂手足還葬蓬顆蔽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爲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爲人子務揚前

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不以繫於禮而禮之所得爲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爲傳敘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之懽而豫死者之事於是盡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以顯故以

爲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死哀之外者也於是請余碣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畧翁諱冲字應和其先濠州人國初始占名數於吳數世爲富家翁爲人孝友以財讓其昆弟刲股以療父疾嘗游燕還受人寄千金爲盜所掠金主聞被盜頗來訊翁紿曰金皆在盡以巳資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姊代其戶繇翁好爲高髻小冠短衣楚製携吳姬度歌曲爲蹴踘諸戲常在吳城西山水間人以少年輕俠目之而其大節乃如此至以師史之業而好聚古書爲子致千里客葢皆彬彬有文學矣子卽鳳翼獻翼皆太學

生燕翼府學生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月六日云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于朝廷莫可得見至于巖壑草莽之中汲汲者多矣其得列于史葢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鑛仁善好施畜牧於沽之重輿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爲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

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爲母持佛氏盂蘭經十五年不輟唄誦菓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爲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名還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逋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爲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爲直其事歲饑山庄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

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十有一葬于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祔子男五人鍼錠鈇鉞鏜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邃昀昀原隰草莽廣薦羊牛濈濕有美伊人仁服義襲嶷嶷厥子載觀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是追公卿是爲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嘉靖某年　天子曰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翰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母李氏贈孺人命翰林儒臣
撰勑命臣梁拜捧感泣爲焚黃於墓而先是墓石未
具梁陞爲刑部山西司主事於是始竪石於墓道唯
文林君之懿美制詞所襃盡之矣君姓吳氏諱翰字
某世爲華亭人君未有以顯於世而幽潛之德久而
自光率性履貞於草野之間而遂得達於　天子而
形於制詞豈不謂之榮顯也君之行葢非有求知於
世以徼爲善人之名獨其性之所自得而已而皆世

人之所難爲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子之於其母孰無孝愛之心而能敬爲難君之母氏喪明而孝養備至有所譴責叱令之跽雖至竟日毋不命不起也君之孝如此制詞所謂竭力盡懽者無愧矣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雖有良朋況也永歎兄之於弟孰無友于之念而亦不能不自顧愛君之弟詿誤有司匿之他所而身被搒掠遂脫弟於難而成就之卒貢於禮部爲郡文學君之悌如此制詞所謂挺身急難無愧矣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人必自裕而可以及人而

君樂于施予迎延賓客瓶之罄矣賑卹不倦日閎無儲尊酒不空君之濟人愛客如此制詞所謂尚義樂施履謙秉禮無媿矣凡此皆人之所難君又非好爲之特其性然推君之志雖無聞於世亦非其意之所及而天之報之遂有賢子政行於郡邑名著於本朝所謂立身揚名於君爲不朽矣余與君之子爲三十年交因知之詳遂不辭其請而書之其世次生卒別有載茲不具云

泗水何隱君墓碣

何氏世居魯泗水君諱珍字伯荆高大父清曾大父

名大父聰聰三子瑄璠其季卽君也世修學不仕則
去爲耕農伯兄爲令長子而君與仲居田初縣舉君
有德爲亭長督鄉賦賦入而人不告病令旌其能以
鼓吹餼牽絳帛金簇花再至門犒之後爲鄉飲酒賓
者十有九年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某日無病年若干
而卒將卒告其子凌霄曰汝兄弟三人今唯汝存又
學問孝養我至於今獲考終吾懼重累汝吾死三月
卽返我元宅毋久殯且怛化凌霄如其言三月而葬
之某鄉之先兆娶楊氏嘉靖二十年十一月某日卒
年六十有六慈和祗肅能助君爲家先君而葬實合

葬三子凌漢次卽凌霄又次凌雲蚤亡二女適張某毛某庶子凌斗三女適陳某喬某其一未行凌漢子學凌霄子問凌雲子慮凌霄初倅雲中以行能高徙倅魏郡今大名而余官邢邢魏兩郡之守倅數往來也故余善凌霄又嘗同有事京師旦暮會闕下因爲余言其先人葬時不及埋銘援令得以品官樹碣其墓因拜請爲碣銘余諾而未果及是歲將終矣自大名遣人如京師來請銘曰

孰智而趨山窮水殊舟浮而馬馳孰愚而居耕農釣漁生而壯而耆終身不出孔子之鄉銘以揭之此古

三老之艮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彔之孫濮州通判效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爲奇及爲張樹田妻樹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田泛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狂虐皆爲不堪比死則皆

以爲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儗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意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語覺其意登樓自縊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予友李瀚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揖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捐軀狥義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邊海上非大都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甘氏孫氏張氏宣氏張氏得禍

最烈子嘗爲記其事若宣氏益又人所難者銘曰
沉沉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日向嚴霜彼童之狂
以爲存亡綠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
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
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
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當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
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
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

欲汚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爲槀葬北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爲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夫周鎰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爲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謂遷卒於京師姊每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之

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爲也又言他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葢未嘗經意也眞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鎰父諱土工部都水司主事祖諱㸌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墟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下禮部旌其閭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爲恥所以

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
舉者而鎰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携其兒或
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

曹節婦碑陰

長洲蘇寶之姑姑年十八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
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寶
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墟姸字圩
之原予爲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
書其碑陰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臥病姑來視病寶
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歔欷曰男子壯年何憂疾苦

今老且死女不可不爲吾計吾死愼勿葬我曹氏墓曹氏墓迫隘自夫死後其宗姓卒火瘞散漫荒葬間遙遙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苟厠諸纍纍間殆與誰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燔我颺灰浦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竇是以營茲新兆葢今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愼於葬

母也如此使無輓𡚱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雖從古禮其可也蘇氏葢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平日閨閫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寶之稱其姑一言而已要之與古易簀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人其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孺人姓鈕氏其先淮陰人𡚱客吳中始爲吳人公諱寰通政司右參議其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刑部員

外郎張氏世以科名顯於世其最著者二張先生皆無子祁州府君惟生公一子而公元配王宜人年逾三十未有子府君以為憂遂為公取孺人時年十五其後四年年十九生子恒慕其後諸娣更生子乃有丈夫子四人府君以為螽斯之祥兆於孺人大加愛之在尚書刑部孺人留居家為其子延師夜則篝燈紡績躬督課之比公歸恒慕已壯大問學有成矣初府君性高曠到官輒自劾免歸而公宦亦不遂而父子皆好游名山水不問家事孺人獨勤於治生故於祭祀婚喪飲酒伏臘之費不至乏絕公常出遊一歲

中還家卒不過一二月諸子更供養至孺人所尤懽
孺人爲人婉順於姑若諸娣間孝友無間其治生織
嗇而不信因果之說吳俗尼僧往往出入人家孺人
絕不與通臨終言不他及獨諄諄戒其子不得令男
子與含殮而已卒年五十有九時嘉靖壬戌也以卒
之明年祔於縣東南浬川鄉横塘之先塋葢古之女
子不幸而爲側室而其賢德終不可泯者如小星之
寔命不猶歸妹之以恆相承聖人皆書之於經惟張
氏世有文學二張先生之沒郡中名士劉欽謨楊君
謙爲之表志至於今傳之恆慕愛尚文雅有先世之

風不忍其賢母之泯泯於後世既勒銘幽堂又請於
予爲立石墓道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王峰後學徐與喬
馬鳴鑾訂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曾祖傑自太倉來徙崑山祖璇父麒母孫氏先生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爲致書千卷恣其所欲觀里中有黃應龍先生名能古文先生師事之曰往候其門黃公奇先生留與語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先生以故無所不覩而其古文得於黃公者爲多先生童髫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他御史

至悉第先生高等開化方豪來爲縣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方少年自謂有文學莫可當意得書以爲奇引與游甚歡其後方侯徙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然先生意氣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其貲甚厚先生按籍視所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廼更折節自矜飾顧不屑爲齷齪小儒篤於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令有迎館先生者欲有所贈遺見先生竟莫能出一語先生之弟嘗以事置對令

閱其姓名疑問之乃先生弟先生不自言也與其徒攷古論學庭宇灑掃潔清圖史盈几觴酒相對劇談不休雖先儒有已成說必反覆其所以不爲苟同後生有一善忻然如己出亟爲稱揚里中人聞之輒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也然往往一二年即登第去或能自建立知名當世而吳先生年老猶爲諸生進趨學宮揖讓博士前無愠色年四十四始爲南都舉人先生益厭世事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鬻財自給日閉門不復有所往還令兒女環侍几傍誦詩而已少時所喜詩文絕不爲曰六經聖

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有不必盡求也如今世之文何如哉嘉靖戊戌試禮部不第還至淮先生故有腹疾至是疾作及家二日而卒是歲四月某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月日得年五十有一娶陸氏蚤卒無子側室某氏生子男一人原長女三人長適工部主事陸師道其次皆許聘予于先生相知爲深十年前嘗語予曰子將來不忘夷吾鮑子之義吾老死不患無聞於後矣於是先生弟中材使予爲狀不可以辭嗚呼先生不用於世予所論次大畧其志意可攷而知焉

李南樓行狀

李府君諱玉字廷佩號南樓祖某父某妣某氏娶杜氏生一子曰憲卿鄉進士孫男女若干生于成化丙午月日卒于嘉靖乙未月日享年五十憲卿卜以卒之年月日葬于新阡先期衰絰踵門而告余曰不肖不敢沒先君之行將欲稍加撰次求銘于里之長者而哀荒無緒毎一舉筆摧心裂腸欲作復止見吾子習太史公之書願假手于子吾子弗吾拒也將爲子言其畧子其文之求賁先君于地下惟吾子焉賴余唯唯不敢辭憲卿嗚咽流涕泣曰吾李氏居崑山之

羅巷村百餘年矣家世業農未有顯者先祖質菴生四子先君最少贅城中杜氏學書不就爲縣椽亡何謝去家居垂三十年專以不肖爲念延致師友惟力所及見邑中豪俊與俱卽大喜卽不肖所與游稍不勝終不懌不肖素孱弱多病心獨憐之而口不言爲人忠實無他腸與人交洞見底裏審取重諾尤好面折人過先祖考妣居伯父所時時徒走出城往省之或輿迎至家值宴會有不與必悽然不樂比其沒也斂葬之具靡不悉心營辦所授田宅盡以與諸父曰生吾不得盡其養沒吾何忍受其產耶且諸兄貧亦

自應得耳嘗掌區稅不忍于斗槩間取圭撮之羨豈自受累乃其心所樂也今年春忽病作意頗自危而不肖尚阻水淸源未卽歸也心懸謂吾子未至病未卽愈旦暮見吾子來吾念已慰病當去五六矣因是令遍訪醫藥不至爲痼疾也詎意延緩踰時病與日積五月十日不肖方抵家色已非舊歲人矣亟往郡中謁醫已不可起矣嗚呼痛哉先君以不肖之故聊欲營樹產業俾不肖無所顧于衣食屹不自暇逸今日不肖獲上進冀少息肩而背棄矣嗚呼吾與子言若是者吾悲而弗詳也余聞而傷之余始與憲卿游

見其丰儀俊凊衣裳整潔皎然不染坋埃時相過從談笑竟日醴膳豐嘉不索而具憲卿一無所經意乃知府君所以縱其子遊學如此俗今以學生得雋者謂之有成憲卿以去歲發解南都府君及見其成亦足慰矣抑其種之之勤獲其實而不及于食可悲也已余惡夫世之撰事者弗核故弗敢損益于憲卿之言俾銘者考焉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

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
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
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
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
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
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
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
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

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鄭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絶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粮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粮皆六萬南安四縣粮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粮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粮儲道爲法均泒折衷最爲簡易葢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粮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

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毖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嫲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

承天修祾恩殿陛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
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
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
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稟
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
糜粮稟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
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
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
亭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
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

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荊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僰道轉荊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

龍入播州眞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卭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邇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

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騾輿漕下之木多取以為用三省吏民暴露三

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
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
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
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
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
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
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
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
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蔺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
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

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黄州購木
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
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
伐險遠必候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廻千里
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
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
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
邪許擢軋崩岸鳥獸哀鳴震天岋地蓋出入百蠻之
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
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

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嘗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葢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

廵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覯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荆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葢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

苛探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荆州府募召商□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宫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

謹狀

勅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前同州州判官許君行

狀

君姓許氏諱志學字遜卿其先蘇州之嘉定人諱慶賜者爲崑山魏氏館甥遂爲崑山人子文衡文衡生琮其季曰瓚琮子翊承事郎瓚子翀羽林衛經歷平定州同知承事生襄教授登仕佐郎南京馴象所吏目君之考也自慶賜始遷再世而有兄弟數人勤於治生多蓄藏延禮耆儒沈同菴先生於家塾以教諸子當是時葉文莊公張憲副和張參政穆沈憲副訥

一時名賢皆往來其家故許氏富而子孫多在衣冠之列君少勤學強記善爲文詞登仕益晚而得子憐愛之故用貲升爲太學生六館之士推讓焉累舉不第以上舍選爲同州判官六年凡署州縣事五同州夏陽臨晉徵重泉同州以守缺其餘諸縣即令去必以君攝士大夫皆爲文紀之曰承上使下悉有成度姦軌壹跡境內肅清不於分外徵索以阿上官意修黌舍勵學者此朝邑之所紀者也釐前秕政革浮靡絕苞苴儲廩給足傳爰精明修啓聖名宦祠此蒲城之所紀者也今世州縣官悉簡自天朝唯權攝則監

司得自用類前世之辟舉者故或其人不稱必不以
攝或少試之旋卽牒去君之署篆至於四五可以知
其選矣其子給事君言今重泉臨晉閒民有肖像而
拜祀者又言谿田馬公苑洛韓公皆關中名士每見
君未嘗不加敬也旣解官則治亭園於先塋之側而
居之歲時食新先以奉親然後敢嘗與人交不設城
府然不能容人過惡然亦往往寡合令有科徭及君
家君自以嘗任州縣爲七品官與爭論無所詘令欲
重困之會給事發解報至以故得免君始爲太學生
遊閒及官同州沙苑登覽華山之勝甚自樂也至爲

鄉社會飲酒笑謔無虛日吳中田土沃饒然賦稅重
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雖為大官家不一二世
輒敗許氏自國初至今居邑之柴巷無改也有屋廬
之美田園市肆之入又以詩書紹續及給事君而貴
顯初給事令分宜已敕封如其官及是人方賀君將
更有加封之命而不幸已矣君卒於嘉靖己未年六
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三娶錢氏封太孺人子男一
人從龍戶科給事中女一人適張必顯孫男一人汝
愚太學生女二人曾孫男女二人有光高大父時已
與君家交好見家中文字有顧惟誠許鵬遠者鵬遠

郎承事君而惟誠者太保顧文康父也高大父是以與兩家締姻而大父與登仕君又皆高年爲社會而君與家君又同社社中君最年少癸丑之歲給事同余北上道中聯轡嘗以登仕年老爲憂念意獨謂君壯盛未艾也而登仕卒裁踰六年君亦卒僅止於中壽給事是以痛恨焉亟圖所以不朽者以予知其家世因頗采示馮翊之政俾次其大畧存之家乘他日墓隧銘誌之文詞史館推封之制草庶於斯有徵云

按夏陽今韓城臨晉今朝邑徵今澄城重泉今蒲城皆同州屬縣而同州漢左馮翊也此文于總敘歷署縣篆處用古名後朝邑之所紀蒲城之所紀則用今名而仍云臨晉重泉間肖像祀之辭甚明白後又言

馮翊之政則同州及諸屬縣皆在內地名古今互見文章家常事常熟本因不得其解遂將總序諸縣及二邑之所紀九十餘字盡刪之文字頓減精采前所以不選職此之故今從崑山本仍存之崑山本歷敘諸縣中有郃陽今按上言署州縣事五則夏陽以下四縣并同州是也若加郃陽則六矣況他縣皆用古名獨郃陽是今縣名亦無此敘法故斷以為衍文而去之莊識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公姓周氏諱書字存中其先汴人宋靖康末扈蹕臨安至貴一公始家崑山之吳家橋貴一生思聰思聰生士賢士賢生顯顯生明是為耕樂翁有行誼學士吳文定公銘其墓曰剛直君子生四子長諱璿是為樂清翁次諱璣諱玉諱衡衡太學生家世孝弟力田

至太學始用儒雅登上舍然兄弟並以貲雄鄉里吳家橋在邑南千墩浦上直橋並小溪以東獨周氏兄弟居之殆成聚落無他族其南惟有晏翁云樂滸生四子公其季也母張氏公甫冠爲晏翁壻雖在賓館猶東西家也每入定省父母以其出壻憐愛之至則喜見顏色少有志於學爲博士弟子益自砥礪以病不克卒業其病痰喘竟歲不瘉即瘉月復繼作然性孝友恭謹不以病廢禮居母張碩人之憂號毀骨立諸兒爲[illegible]勸解哭愈哀惟見相隨擗踊則稍慰曰兒能助吾哀自是病日益深樂滸晚得末疾不能行又

時時欲行公旦夕扶掖令諸兒讀書於傍以更代樂
淸謂能將迎其意喜曰吾有子有孫死不恨矣兄弟
友愛甚篤不忍一日相離仲兄嘗病脹輿舁至家晨
夕不去側湯藥必躬調以進其他內外宗黨待之曲
有恩禮見耆年特加敬讓人有犯輒自反曰吾其有
以召之也置不與較自爲博士弟子不遂居常悒悒
故尤勤於教子延師禮費不少靳而規範之嚴諸子
循循未嘗識人間佻宕之習仲子憲副君自束髮至
於貴顯所至必與天下知名之士遊而居官律已當
世士大夫稱之繄公之教也其爲輿化知府政成上

計得貤封如其官金緋輝煌然惴惴不敢當自憲副
君起進士出守郡至持憲節專制海南積官十餘年
依然故廬無一甓一椽之增焉仲兄之歿也公已病
亟力疾往哭甚哀公自是遂不復起矣恭人姓晏氏
父諱妥母趙氏性端重寡言笑與公伉儷五十年相
敬如一日公自壯歲嬰病迄於壽考左右調護之功
爲多諸子自幼學時公出外卽爲標識書額自督課
之其勤儉出於天性至貴紡績未嘗釋手晏翁蚤世
諸孤㷀㷀皆庶出恭人相其母撫之極有恩晏家業
日圮趙母生養死葬悉出恭人又與公謀置田守翁

夫婦冢春秋祀焉公生于成化壬寅六月六日卒于
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六恭人生于成
化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丁未閏九月十一
日得年六十四子男四大倫太學生大禮郎憲副君
大賓大器女二適姚舜卿凌天惠孫男女十五人初
憲副君之在興化也數遣人迎養公與恭人相謂曰
居官以潔己愛民為本至彼有甘旨之累且往來輿
馬皆民力也魚羹脫粟田中獨不能自具耶遂堅却
不往及誥封命下憲副君即馳疏於朝乞恩歸養其
畧云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厲行以圖

報劾於萬一不意搆成疾病雖勉强備位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之父母皆年踰六十亦時患病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無窮之恨臣嘗以是具達而巡按御史等仰體朝廷用人之意慰留調治遷延至今臣憂思愈甚乃不得已昧死哀鳴於闕下臣竊惟爲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之所自誓也然病廢無用於時則聽其傴仰於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養實國家敎人以孝之道況若臣病卽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靡廩餼臣罪益深亦非朝廷用人

之意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勑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填溝壑則扶杖進屨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疏奏朝廷勉留之尋有廣南之命不欲行公與恭人强之上道甫視事而恭人之訃至葢三月之間再涉鯨波望國而公之訃又至憲副君以是自傷云有光之先妣與公同祖不幸蚤逝嘗念少時之母家羣從諸舅毎見輒哀憐慰藉爲談先妣生平相與淚下至今使人有戚戚渭陽之感而憲副君又同學相知愛故以公恭人之遺事使予論次因謂憲副君旣以卓然有立於世而推周氏之淯德淵源葢有所本以附之

家乘云按周憲副告病疏情詞懇惻有李令伯之風且憲副高堂白首萬里遠宦兩聞家訃罔痛終天特載其告病疏以見哀懇不允不獲已而赴任非以宦情奪其孝思者也常熟本盡削之殊失作者之意崑山本刪繁從簡頗存梗槩今從之然觀鈔本刪者不類太僕親筆復古堂刻與鈔本元稿同今仍錄于左其畧曰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竭力保命以圖報效于萬一夫何福過災生搆成嘔逆病症每對飡即作嘔流沫盡日所食粥飯不過一甌外雖勉強作人步語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父年已六十有五臣母亦六十有三俱時常患病不能同赴任所原籍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經年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父母無窮之恨臣屢將情具達巡按御史并所轄布按二司守巡等道俱蒙察臣患病是實但各仰體朝廷用人之至意俯責臣子守土之常經俱美詞慰留與臣調治痊可之日仍前圖報未蒙轉奏遷延至今臣憂患愈甚疾病愈深乃不得已昧死哀鳴于闕下臣竊惟爲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自誓之初心也然病廢無用于時則聽其偃仰吚嚶于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

養獨非國家教人以孝者乎況若臣病即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靡廩餼臣罪益深而于朝廷用人以安土地之意亦大拂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烏鳥私情實出中悃勑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塡溝壑則扶杖進屨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此文前人本汰之今仍存莊識

魏誠甫行狀

嗚呼予娶于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爲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于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旣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爲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爲蘇州人始居長洲後

稍徙崑山之眞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璧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爲當代名儒誠甫爲人少而精悍有所爲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爲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爲羣皆裒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爲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

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裒聚圖史予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卧視之笑其不自閑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絕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

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姙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姙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

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

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

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請勅命事畧

先人諱正世爲吳中著姓先曾祖諱鳳中成化甲午鄉試選調兗州城武縣知縣先祖諱紳縣學生爲太常卿夏杲之孫壻杲以文學爲一時名臣詩書之業以故世有承傳先祖家敎尤嚴先人蚤遊縣學屢試不第而有先後出有名及舉鄉試先人遂謝去先祖於諸父有分獨退讓處其薄先祖以高年篤老先人與伯父年亦皆逾七十侍側日忻忻然如少年兒子

皆不知其老也日閉門讀書每自喜以爲有所得性坦率未嘗與人有爭與里中結社有香山洛社之風社中人尤敬其德稱其別號曰岫雲言如出岫之雲無心也歲壬戌有光八上春官不第還先人遂以是年卒年七十有八又三年始登第而先人不及見矣悲夫以有光之困於久試祖父皆以高年待之而竟不及及先人之方歿而始獲一第曾不得一日之祿養所以爲終天之恨也有光仕宦既不遂獨幸以建儲詔得推封此亦可少慰人子之情于萬一敢敘其大畧上之史館

先妣姓周氏世家縣之吳家橋先外祖諱行太學生家世以耕農爲業外祖始遊成均而後其從孫大禮始舉進士爲河南左參政先妣河南之從姑也先妣年十六歸先君聰明勤儉生伯姊與有光先後僅一年先妣比歿有光與姊年七八歲已教之小學及女紅甚習常程課不少借先人則怡怡然也不幸年二十六卒所生弟妹又三人伯姊嫁河東都轉運使王三接其在禮部時封伯姊爲安人有光獨久不第而先人春秋高先妣墓木已拱有無窮之感也常默默自媿其姊云

先妻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謚恭簡公棪之從女也恭簡公爲當世名儒學者稱爲莊渠先生云先妻少長富貴家及來歸甘澹薄親自操作時節歸寧外家以有光門第之舊而先妻未嘗自言以爲能可以自給及病妻母遣人日來省視始歎息以爲姐何素不自言不知其貧之如此也嘗謂有光曰吾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事舅及繼姑孝敬閨門內外大小之人無不得其懽人以爲有德如此不宜夭歿而生一子甚俊慧又夭僅存一女天道竟不可知矣

繼妻王氏吳中王氏多自以爲太原之後然實無攷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曾祖益讀書吳淞江上時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及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皆當世名卿以文字往來爲締姻好屬再世壯男子死家又苦役先妻少喪父妻母教之甚脩謹年十八來歸不失婦道撫前子愛甚已子前子死時哭之悲病遂亟其聰明慈愛蓋天性也魏氏生時有光方年少爲諸生及王氏方鄉舉家益貧歷歲歲北上辦裝及下第之窮愁有光自歎生平於世無所得意獨有兩妻之賢此亦釋家所謂隨意眷屬者也今嘗恩

封贈例當封妻前一人與最後一人而恩詔乃許移封今妻費氏亦願推讓王氏則泉壤之下亦被希世之曠典矣後以例不准移封仍封費孺人并識

予自臨安辭謝臺省還過弁山午飯後舟中無事因書此當即遣人赴京受敕雖簡畧數語下筆輒爲哽咽人生之痛無以加矣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吳門後學張震維訂

